

于川◎著

上海逆爱寻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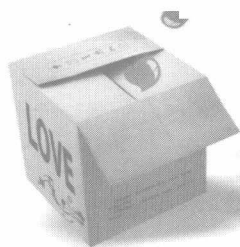
纵然我被你点穴，纵然你被我蛊惑，在爱的逆转时光中，你我找不回彼此的一秒。
在繁华的都市，在小资的天堂，谁动了凡心，谁就欠了债。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上海逆爱寻欢

于川◎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 逆爱寻欢 / 于川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219-06515-0

I. 上…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28001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策 划 白竹林
责任编辑 白竹林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515-0/I·1146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一 男人暧昧 || 001
- 班尼永远把她叫做“亲爱的”，不像狐狸张健，总是叫她“猫”。
- ❧ 二 消逝的青涩 || 004
- 比起那些老于世故、矫揉造作的所谓成熟，青涩更让人永远怀念。
- ❧ 三 精致的男人 || 008
- 精致有时候并不代表完美，因为它总是缺乏那么一点粗犷的野性。
- ❧ 四 爱也刁于 || 011
- 波儿用一种责备的目光看着她，脸上写满了“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谴责。
- ❧ 五 笨笨的狐狸 || 015
- 张健一点也不像玫送给他的那个绰号所代表的动物那样敏感和狡猾。
- ❧ 六 爱上她的“作” || 021
- 再厉害的男人，一遇到会“作”的女人，也没有办法！
- ❧ 七 长夜难眠 || 024
- 一说到这些，班尼的眼睛就幽幽地闪着绿光，活像一匹饥饿难当的狼。
- ❧ 八 熟男之苦 || 029
- 班尼对他所有的朋友，当然包括玫这样控诉着，每当这时，他就活像是个受尽了屈辱的怨妇。

❧ 九

两个男人 || 032

第一次委身于班尼的时候，玫还是狐狸的女友，班尼还是他太太的法定丈夫。

❧ 十

梅雨季节 || 037

望着被雨伞遮蔽着的狐狸的脸，玫喃喃地说，像是在自语，又像是在和狐狸做最后的告别。

❧ 十一

暧昧“潜规则” || 041

班尼之所以能和玫走到一起，最要感激的是他那个香港天王级的歌星朋友。

❧ 十二

美女的愤怒 || 045

班尼因为这次意外的相识，对这个骨感的美女记者一见钟情。

❧ 十三

天随人愿 || 050

班尼陶醉在对逝去的艰难岁月的追忆中，分明地用神情告诉玫他为此付出的种种努力。

❧ 十四

纯粹上海女人 || 056

波儿嘟着她那张小巧可爱的嘴巴，像是在哄孩子，又像是在哄自己。

❧ 十五

模范上海男人 || 061

阿明对包括玫在内的所有人私下抱怨着，在波儿面前却还得装出一副无怨无悔的样子。

❧ 十六

难忘旧爱 || 066

钻进自己的房间，撞上了门，一下子把自己扔到床上，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

❧ 十七

老男人的爱 || 069

班尼还是很执著地努力着，就像他明知玫是名花有主，还是要孜孜不倦地加以追求一样。

❧ 十八

亲情的挣扎 || 074

对于一个失去了夫妻间情感的男人，父子间的亲情实在是无法割舍得下的。

❧ 十九

是雨，是泪 || 078

在他撑了伞送她离去之后，留在玫心中的便只剩下一片朦胧的影子，好像一张卷了边角的老照片。

❧ 二十

十年陌路 || 082

直到最终和狐狸分手之后，玫才完全悟出了狐狸那深藏于内心的惆怅的根源。

❧ 二十一

永无归宿 || 086

狐狸这样给自己找台阶，玫却知道，他实在是自欺欺人地自我安慰呢。

❧ 二十二

无奈的“狐狸” || 089

为了他和玫的爱情，他知道自己必须学会适应。

❧ 二十三

火的热，水的柔 || 092

狐狸就像一团火，让她感觉到的是炽热的蒸腾；班尼却永远像是一汪偎依着她的水，轻柔地包裹着她。

❧ 二十四

天各一方 || 096

像所有女孩子一样，玫可以容忍爱人对她的伤害，却无法释怀他对于自己的忽视。

❧ 二十五

单眼皮男生 || 103

她微微地仰了脸，去看狐狸温情脉脉的眼，弯弯的嘴角上浮起了一丝欣慰。

❧ 二十六

永别了，初恋 || 109

他努力地试图安慰那遥远的曾经的爱人，却只听到自己支支吾吾地不知所云。

❧ 二十七

转身，留下背影 || 112

独自困守漫漫长夜，也会在心头对玫存一份歉然，为了他放弃的那份情感，更为了心头那份不自觉的解脱。

❧ 二十八

爱的蹉跎 || 116

她这只曾经在他心目中无比乖巧、无比温柔，现在却已经背着他去偷食了别人家的鱼的小猫。

❧ 二十九

完美婚姻 || 120

波儿意外地怀了孕，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向风风火火的地由此心安理得地准备做一个尽心称职的好母亲了。

❧ 三十

被爱的感觉 || 125

进了百盛，波儿的情绪才好起来，阿明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 三十一

全天候爱人 || 130

班尼当然知道女孩子是需要男人陪的，可他毕竟不是当年的狐狸，不会因为爱情放弃自己的全部。

❧ 三十二

见习太太 || 133

钟点工知道班尼的太太暴死于香港之后，对玫的态度比以前更加地谦恭了。

❧ 三十三

情人，继母 || 138

每当这时，玫都会想到那个或许永远会对自己眨着一双极不友好的眼睛，冷冷地鄙视着她和班尼。

❧ 三十四

第二个春天 || 144

在他激烈地撞击着她的身体的时候，窒息的感觉让玫觉得十分美妙。

❧ 三十五

未来的女婿 || 148

班尼应对自如，让玫觉得他一定是私下里蓄谋已久，把一切都背着自己安排好了。

❧ 三十六

芳心谁解 || 152

母亲不想责备玫，她只是希望女儿能够尽早地走出过去的影子，回到那属于她的生活中来。

❧ 三十七

旧爱入梦来 || 155

窗外的雨还在一阵紧似一阵地下着，坐在地板上的玫渐渐地合上了眼，睡着了。

❧ 三十八

爱的力量 || 159

内地人对孩子们的未来投入了太多的心血和期待，这让原本已经很传统的
那些香港人都自愧弗如。

❧ 三十九

非保鲜的婚姻 || 163

玫的话刚刚说出口，波儿苍白的脸上忽然显出一片怕人的血色，她的眼睛
惊惧而愤恨地望着玫。

❧ 四十

昔日好男人 || 168

没想到，一向情感丰富的波儿没有惹出什么花花草草的故事来，她那个忠
实非常的丈夫却抢先迈出了越轨的一步。

❧ 四十一

男人的委屈 || 172

她忽然发现自己为波儿燃烧出一腔怒火早已在无声无息中熄灭了，她甚
至差一点就开始同情眼前这个背叛了妻子的男人。

❧ 四十二

温情诱惑 || 176

他并不奢望什么，只想让自己像所有快乐、自信的男人一样轻松地活上一回。

❧ 四十三

欲海无边 || 181

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无数的悲欢离合，无数的得失取舍，其实都不外乎是
欲望和贪念在作祟。

❧ 四十四

处处是迷茫 || 187

与其两个人这样彼此折磨，倒不如好合好散，或许大家都会感觉轻松和舒
畅一些。

❧ 四十五

婚姻接力 || 190

玫尽量让自己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波儿便不再说什么了，挂断电话的时
候，玫分明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喟叹。

❧ 四十六

幸福好累 || 195

这一夜，早早上了床的玫和班尼却迟迟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起来，对了
镜子中自己的黑眼圈，玫叫苦不迭。

❧ 四十七

那一点点的涩 || 200

那一切好像还都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玫心里堵堵的，使劲摇晃了一下脑袋，不愿再去回忆过去的一切。

❧ 四十八

女人的尊严 || 205

其实波儿执著的并不是阿明的背叛，而是她的自尊。

❧ 四十九

生活还要继续 || 210

望着襁褓中的婴儿，波儿真的希望那无忧无虑酣睡着的不是儿子，而是她自己。

❧ 五十

此情可待成追忆 || 214

那个眯着一双单眼皮的眼睛的男孩子顷刻间又是那么活灵活现地站在了玫的面前，挥之不去。

❧ 五十一

抹不掉的伤痕 || 218

婚礼一天天临近的时候，玫却越来越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在一阵阵地向她袭来。

❧ 五十二

最后的“作” || 223

直到上了火车，玫还懵懵懂懂地不能确定自己此次出行的目的，更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一种怎样的结果。

❧ 五十三

难得的简单 || 228

其实幸福真的不过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只要你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它会随时被你轻易地捕获。

❧ 五十四

梦，终于醒了 || 232

玫走进楼门的时候，脚步显得格外的轻盈，那一刻心中竟然有一种抛却重负的感觉。

❧ 五十五

回家吧，猫 || 236

她终于没有跨出最后的一步，就像一首让人回肠荡气的钢琴曲，在高潮到来之际，戛然而止。



— 男人暧昧



——班尼永远把她叫做“亲爱的”，
不像狐狸张健，总是叫她“猫”。

下午四点的时候，玫独自坐在衡山路上的一间酒吧里。

酒吧的规模并不大，雅致地排列着十来张台子，倘若是在素常的夜晚，这里总是被那些时尚的男女们塞得满满当当的，而此时却只有寥寥的几个客人，显得有些空落落的。坐在角落里的玫把手里的盛了红酒的高脚杯举在眼前，顶着杯壁上自己那张被映衬得比平时更圆的脸，隐约间耳畔便响起了狐狸遥遥地低唤：

“猫！……”

玫的周身忽然掠过一阵冷，举着酒杯的手不由得颤了一下，酒杯上自己那张圆圆的“猫脸”便在一刹那的闪烁中模糊了，玫感到几分说不出的凄清。

无所事事的侍者们眼里闪烁着疑惑，偷窥着一手托着腮，一手把玩着酒杯的玫。在这个时间里，一个单身的女人出现在酒吧里，给人的感觉的确不免有些怪异。两个喝着啤酒的黄发蓝眼的外国游客，肆无忌惮地把四道热辣辣的目光射在她身上，让人读出其中的暧昧。

玫侧了侧身子，尽量躲避着窥视自己的那些眼睛，微微蹙了眉，心里暗暗地把班尼和她自己都狠狠地抱怨了一番。

早晨，玫从自己那张舒适的床上爬起来，看见浴室镜子中两只乌沉沉的



眼圈，耳畔充盈着母亲没完没了的怜惜，她终于横了心，决定彻底结束这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失眠对自己的煎熬。

上班的途中，坐在公交车上，玫用手机给班尼拨了个电话。

一向迟起的班尼，一如既往地用倦怠的声调问道：“哪位？”

班尼懒懒地问，语调听上去多少有几分不快，多半是她搅扰了他的美梦。

玫迟疑了一下，忽然有些犹豫了，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过冲动，毕竟今天她要向他谈及的，对于自己和班尼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

电话里的班尼清醒了许多，他隐约地猜出了电话另一端的人是谁，一下子变得兴奋起来，声音拔得老高，疙疙瘩瘩的普通话也变得比以往更加生硬了：“是你吗，亲爱的？”

现在，玫不能不回应了，于是，她咬了一下嘴唇，默默地点了点头。

班尼永远把她叫做“亲爱的”，不像狐狸张健，总是叫她“猫”。“亲爱的”从班尼嘴里说出来似乎总是那么凝重，一点也没有狐狸嘴里的“猫”来得亲昵和暧昧。她知道班尼鄙视狐狸的一切，包括对她的称谓，尽管偶尔在班尼心情大好的时候，也会不经意间端详着玫那张和她骨感的身材多少有些不太相配的圆圆的带着两个酒窝的脸，感叹她真的有几分“猫”的样子，尤其是和他一道吃饭的时候，酷爱吃鱼的玫便更让班尼不得不对当初狐狸对她的称谓之贴切感到敬佩，只是那个称呼似乎已经是狐狸的专属了，班尼也自然不愿意让自己和玫的初恋联系起来，不过玫却还是不时地会在心底把“猫”狠狠地怀念了。

“喂？”班尼依旧急切地呼叫着。

玫这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和他面对面地交流，眨了一下有些干涩的眼睛，她声音哑哑地轻轻应了一声。

班尼很热烈地把一个星期的相思一股脑儿地灌进了玫的手机，听得她不得不由衷地感动起来。

“你还好吗？”当班尼把他的思念倾诉殆尽的时候，他终于记起了还没有问候过电话另一端的心上人。

玫的鼻子有些酸，不是为了这迟到的问候，而是留恋被班尼中断了的那一片令自己陶醉的倾诉。

“还好。”玫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出些平静自然来。

“今天有时间吗？”她厌恶地瞟了一眼邻座的那个一上车就开始一个劲地往自己身上靠过来的男人，努力地向一旁压缩着自己的身体。

早已过了情窦初开年龄的班尼，自然不会再像毛头小伙子们那样，可以随时随地地听从着爱人的召唤，尽管和玫在一起的时候，他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年轻人那般癫狂。

“今天上午我要参加市政府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还要赶回来发稿子。”玫感觉到几分失落。

“中午吧，我们一起吃饭。嗯，就去锦沧文华，离我们两个都不远。”班尼感觉到了爱人的情绪，热烈地做着补救工作。

邻座的男人又往她这边靠了靠，终于让玫感觉到他的不怀好意，但她已经没有可以规避的空间了。瞪了男人一眼，玫的颊上烫烫的，眉毛皱得死紧，男人却一脸平静地端坐着，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她愤怒的因由一样。

“好不好啊？”班尼还在电话另一端征求着她的意见。

“流氓！”玫愤愤地骂了一句。

电话里的班尼和身边的男人几乎同时地叫了起来。

“你骂谁？！”电话里的班尼噤着玫无暇顾及的追问。

玫按掉了手机，涨红着脸，霍地立起了身子，在全车厢的乘客的瞩目下，逼视着身边的男人，似乎在她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如此的愤怒过。

架，吵得极其短暂，刚一交火，玫就知道自己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争吵对象，怯懦地后悔起来。于是，当厚颜无耻的男人开始不住嘴地问候她的娘亲的时候，玫就只剩下仓皇地在公交车的下一个停靠站跳下车去逃走的份了。

四点过五分的时候，酒吧的门开了，班尼优雅地跨了进来。

班尼环顾着酒吧内的人们，立刻就发现了坐在角落里的玫，脸上腾起一个幸福到了极点的微笑，疾步地走向她，微微腆着的肚子伴着他的脚步滑稽地颤抖着。

“不好意思，堵车！”班尼落座的时候，歉然地说，同时迅速地把两个盯



着玫的老外狠狠地瞪了一眼。

“waiter!”班尼高举起手臂，把一个侍者召唤到面前，殷勤地询问过玫是否还要添加酒水之后，自己点了一盎司的白兰地。

“还在为早上的事情不开心哪？”班尼看看情绪不好的玫，很慈爱地拍拍她的手臂，眼角上的鱼尾纹中嵌着笑意。“何必和那些人渣一般见识呢?!”班尼想尽量地宽慰自己的爱人。

玫摇了摇头，举起酒杯，隔了玻璃和血色的酒，望着班尼那张变了形的脸。

“好啦，不要生气了，以后，我每天开车接送你上下班。”班尼就像是自己对爱人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一般，谦恭而坦诚地对玫说。

玫看看他，不由得有些怜悯起来。



二 消逝的青涩



——比起那些老于世故、矫揉造作的所谓成熟，青涩更让人永远怀念。

玫冲下公交车的一刹那，泪就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躲避着路人探究的目光，玫掏出纸巾掩饰着不争气的眼睛。

站在马路边上，玫忽然想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自己和狐狸一起去美术馆看画展，也是在公交车上，也是被一个男人在身后骚扰，那次流泪的却不是她，而是那个男人，狐狸把他从车上打到车下，直至跪在人行道上一个劲地求饶，猥琐的脸上鼻涕眼泪一大把。事后，她把狐狸好一通抱怨，那些围观的路人的指指点点，让她觉得无地自容，似乎首先受到伤害的不是她自

己，倒是那个下作的男人。

“这号人，就是欠揍！”

狐狸梗着脖子，一双细细的眼睛竟然瞪得滚圆，红红的像是一只被激怒了的野兽，不知道森林中的那些“狐狸”们在这个时候会不会也像他这般雄健血性，但玫还是冷了脸，毕竟她不是一只雄健的“狐狸”，她只是一只乖巧的“猫”。玫径自往前走，身后紧随的狐狸却还在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解着。

那个刚猛中多少带着些暴烈的狐狸，有时候还是很让玫怀念的，只可惜他曾经的上司和同事们多半不会有像她这样的感觉。那些在办公室里蜷曲了自己的身体和上海男人原本已经十分稀有的活力的男人们，对于这样一个另类的同事，一个怎么看都和他们概念中的“公务员”不搭界的大男孩，他们永远觉得格格不入。

在玫突然挂断了电话之后，班尼便开始忙不迭地一个劲地拨打着她的手机，直到她不胜其烦地关了机。

公交车是没有心情再去坐了，擦干了眼泪，玫拦了辆出租，赶去报社上班。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一个同事就诡秘地对玫眨着眼睛，告诉她，她那个班尼早已打过来无数个电话。

“平均一分钟一个！”同事夸张地说。

玫顾不上同事的调侃，很郑重地告诫她，倘若再有班尼的电话，就说自己请假了，根本没有来上班，然后，在同事充满疑惑的目光中，她埋头在自己的写字台前，一言不发地开始工作了。

昨晚玫去采访了一个前不久通过一个全国性的电视选秀节目脱颖而出的女歌手，那个几个月前据说还只是一个幼儿师范学校的学生、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毕业之后能做一个幼儿园老师的女孩子现在可真的是拽得不行了。当初选秀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玫就采访过她和另外几个参赛选手。那时候，那个来自西南某省的小女孩还羞涩得像一个春天的花蕾，虽然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潜在的美丽，却是娇羞非常，含蓄内敛，让玫这样久经沙场的老牌娱乐



记者颇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时候玫就非常看好这个刚满十八岁的女孩子未来的发展。当时，玫还破例地在她出赛前狠狠地给她打了气呢。女孩子倒是不负玫的期望，果然在决赛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了选秀的第一名。但玫却没有想到，仅仅这么短的时间，那个原本清纯无比的女孩子竟然变得如此矫揉造作，如此目空一切，那架势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成名已久的歌手和明星。虽然像这样丑小鸭变天鹅，而后便不知道自己老大贵姓的例子玫见得多了，可像她这样这么快就已经牛气冲天、星相十足的，倒还真的是不多见。

“哼，真的是尾巴翘上了天！”

玫拿着昨晚采访完写好的稿子，有些不屑地摇摇头，眼前便又出现了女孩子那张已经描画得俗不可耐的脸和超级短裙下的两条白花花的大腿。这要是放在玫刚刚参加工作那会，怕是她真的已经要开始呕吐了，不过，现在对于她这样一个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记者来说，比这更令人倒胃口的人和事她早已都司空见惯了，不过是不屑一番，倒也不会再感觉到什么格外的刺激和厌恶了。

“要我说呀，你还不如趁早换个工作。整天跟那帮傻乎乎，女的就会搔首弄姿，男的一个个都跟太监似的东西们凑得那么近，你就不嫌恶心呀？”狐狸曾经无数次地对她的工作表示过不屑。当初他们毕业的时候，狐狸还对玫能进入报社，做记者替她感到高兴呢，没想到，后来竟然变得那么深恶痛绝起来。

“我还以为记者最不济了也就是吹吹牛、说点假话大话空话，这已经够不要脸的了，可没想到，有时候还得这么低声下气的，把自己弄得跟三孙子似的，凭什么呀？”

狐狸闲着没事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想和女朋友多腻一会儿，逮着机会就缠着玫，让她带他一道去采访那些明星大腕。那时候他们还是刚出大学校门的小年轻，和许多多少男少女一样，对文艺明星们永远怀着无限的崇敬和钦羡。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追星族”一说，可也差不多，不仅是玫在被报社分配到文艺部负责娱乐版面的采访感到兴奋异常，就连一向多少有点假装深沉，永远一脸不可一世的狐狸，对于女友的工作也是充满

了羡慕。

“嘿，这回你算是逮着了，到时候也给我弄几个星星的签名照片什么的，让我沾沾媳妇的光！”

玫故作不满地呸了狐狸一下，嘴角却漾出一个掩饰不住的自得的微笑。

狐狸似乎永远都清闲得不得了，有时候玫采访任务重，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转过来开始羡慕狐狸，真的是乾坤颠倒了，想不到男朋友一天到晚除了喝茶、抽烟、看报纸、聊天，上班的时候简直无所事事，而自己一个女孩子却要每天拼死拼活的，抛头露面不说，还得看别人的白眼，听人家的闲话，这都是什么世道！

“哼，你要是真的闲得发慌，往后这活你来！”玫觉得狐狸简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她早就没有刚刚成为娱乐记者时的兴奋和骄傲了。

“呵呵，我哪儿知道原来这碗饭也这么不好吃啊！”狐狸有些讪讪地摇着头，望着玫，不忍地揽着她的肩膀，“奶奶的，那些东西没一个好玩意，假模假式的，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利索，还一天到晚牛烘烘的，什么东西呀！”

狐狸陪着玫参加了几次对大明星的“围追堵截”似的采访，当然也因此没少遭了明星或是他们的那些所谓助理、经纪人，甚至那些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保安人员的白眼甚至羞辱，把个从小就吃软不吃硬的狐狸气得火冒三丈，如果不是玫生拉硬拽着，说不定他就闹出什么大事来了，吓得玫再也不敢带着他到处乱跑了。

现在想起来，刚刚工作那会儿，无论是自己还是狐狸都是那么幼稚，甚至有些冲动，真的是傻傻的，可却是单纯得可爱哪！



三 精致的男人



——精致有时候并不代表完美，因为它总是缺乏那么一点粗犷的野性。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你了！”班尼参加完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没顾得上回办公室发稿，就先急匆匆地跑到报社来找玫了。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昵，你们同事说你请假了，打手机又总是关机，差点急死我！”班尼抚摸着自已的胸口，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看看一旁窃笑的同事们，玫绯红了脸，拉着班尼走出办公室。

玫和班尼在走廊的拐角处站定了，看看四下无人，她才多少感到一些坦然了，捺着性子听班尼叙说他的种种担忧和猜测。

“有那么严重吗？”班尼滔滔不绝地讲述过后，玫面无表情地问了一句，心里却还是忍不住有些感动。

“好啦，都过去了！”班尼握了玫的手，轻柔地摇晃着。

玫努力地想顺从着班尼的意愿，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让自己释怀。似乎并不仅仅因为早晨在公交车上受到的侮辱，面对着班尼，玫莫名地觉得心里有说不尽的委屈，眼泪又滴了下来，把班尼惊吓得手足无措。

班尼可不是狐狸，他是绝对不会忘记他优雅的风度，牺牲他悉心保养的身体，为了她，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和人家拼命的事，他从来都不屑于此。

“打架？那是没有教养的表现。”